

慈度寺初建於南漢大寶間，歲久傾廢，宋代番禺李昂英登第後捐資與僧鑿儀建寺於廣州海珠石上，仍以慈度顏之。海珠石之故事，相傳昔有胡人，遠賈於粵，回程時取携歸之明珠展玩船中，珠忽躍入於水，化爲巨石，後人因名其石曰海珠，其地作小島形，四周環水，不與陸地相連，寺建其中，沿堤綠樹濃蔭，紅棉挺拔，遠眺風帆沙鳥，浩渺烟波，境甚清幽。明代憨山大師，以事成粵，曾居於此，（見年譜），入清迄民國間，寺爲駐軍所佔，森嚴刁斗，閒人莫入。當桂人李氏主粵政時，某老居士時面李於南關麥欄街協成公司內，以佛門大啓之義，有所進言，後遂開放，闢爲海珠公園，任市民購券入內參觀，是時該寺仍未拆毀，山門尚在，筆者時年尚稚，由先嚴携往遊玩；先乘橫水渡達岸，約登石塔數十級乃達寺門，苔蘚盈階，人迹尙鮮，地雖廣，已內無佛殿，只餘先賢李忠簡（即建寺人）紀念祠一間；其祠如一大冬菇狀，黃瓦藍頂，李氏像則朝衣朝冠，手持一笏，儀容肅穆，但祠面積不大。乃具體而微者。園中又有一亭內貯古代計時器銅壺滴漏一具

## 記海珠慈度寺

梁永康

後歸隱文溪之上，久之召爲端明殿大學士僉樞密院

橫飛，或粉墨登場，街頭演劇；或黃牙烟漢競言藥妙丹靈；或勤儉夫妻夜鬻豆沙一塔。色相千般，有關小民生計。五濁每居菩薩，極樂未離娑婆，揆諸鼠飲河只求腹滿，鳥巢林只覓一枝之義，雖所入無多，已若楊枝露灑。故寺雖告毀，仍遺蔭於市民，如非佛力加被，焉能有此。夫一寺之興廢，有關於鄉邦文物，與當地氣運之轉移，吾恐其真相漸湮，後更訛傳，故爲憶述如上。民廿六年七七戰發，蘆溝炮響。自此之後，五羊景色，頓成灰暗，荒堤冷月，露重風淒，江流嗚咽，似訴不平，盡室流離，如萍如絮，世事固有不堪問者在矣！當年熙攘，渺矣難尋，變幻滄桑，云胡無感。

建寺之李昂英字俊明，母夢大星降庭而生。以進士出身。與文天祥同時，歷官江西提刑兼知贛州，慨然以洗冤澤物自任，糾貪墨，決冤滯，一道肅然。升直寶文閣徵爲大宗正卿兼國史編修實錄院檢討，賈似道，丁大全用事，首疏論之。擢龍圖閣待制吏部侍郎，封番禺開國男。

，及另有一碑刻唐吳道子繪觀世音菩薩像，衣帶飄飄，甚爲工緻。園之東部，矗立故海軍上將程璧光銅像一座，高聳雲霄，正面西向白鵝潭，各地船舶入廣州市港口，遙望可見，足爲指標。余於炎夏時，每當新月初升，涼風吹送，輒携侶同遊，持黃皮（果名）乙斤，蒲扇乙柄，輕羅衫子，衣袂迎風，坐樹下綠茵中，指點臨江風物，別有清涼境界。

慈度寺之建地，乃由靖海路口起以迄迎珠街口之間，與開設在長堤大馬路之明珠戲院，大三元酒家，海珠戲院等隔江遙對。近閱某教授佛學歷史專著，謂「民國初年，建築長堤，寺亦無存」。攷諸事實，則屬不然；今者縱香海書林，文獻難覓，然曩年景物，記憶猶新；蓋長堤之始建乃在清末，非在民初。是時堤仍與寺一水相隔，寺仍存在。迄民國廿二三年間，始拆寺與原日長堤相連填爲平地。筆者久居廣州，尤好於夏夜至此新填地乘涼，時見堤畔珠娘排列成行臨流喚渡，小攤千百。或持燈賣卜，口沫

事，不赴，丁巳秋忽一夕大星殞舍東，闔城駭觀，次日遂卒，諡忠簡。因少時讀書海珠石上，後人遂設祠以祀焉（詳見番禺縣志）。銅壺滴漏，製於元延祐間，宣慰司陳用和造，放置於拱北樓（即廣州永漢北路，財政廳前），以磚級累置，大者高六尺，餘三者遞減一尺。仁和沈廷芳有拱北樓待漏歌，其說甚詳，爲未親觀此壺者所宜讀，茲錄其要：

皎皎秋日懸清光，夷則應律生微涼，雙門底近步履過，清海之樓百尺強，樓中舊有銅刻漏，四壺一貫迭昏晝，厥製以銅覆以盆，中窪一竅僅如豆，質樸絕無螭獸形，青紅色謝但深黝，大者高安小最低，遞啣哆口旋相副，上鑄銘款畧可辨，仁宗五年號延祐，十二月日宣慰司，陳用和輩監範就，酌量挹注恆向夕，竹箭呈時必其候……

原文載廣州府志，當拱北樓拆毀時，此壺移放海珠公園中，今則未悉存於何處矣，然先民之智慧固有磨而不滅者在。